

知識天地

運動女性·女性運動：近代中國的女子體育（1895-1937）

游鑑明研究員（近代史研究所）

摘要：近代女子體育在清朝中葉傳入中國之後，大大改變中國女性的身體；但女性為何要運動？誰要求她們運動？她們的運動方式歷經何種變化？社會大眾怎麼看待她們的身體？本文從性別與多元文化視角，以及文字和圖像資料解答這些疑惑。

1931年上海市第二屆運動會女運動員跳欄和起跑的這張照片，看起來和當前女性的體育競賽沒有太多差別；但引人好奇的，中國女性開始接受近代體育時的樣貌又如何？也是跑跳翻滾樣樣都來？1913年，在蘇州竹蔭女學校拍攝到的軍操活動照片，給了我們部分答案，雖然這群女學生的服裝或運動姿勢，有點滑稽、不搭調，但講求尚武的軍事體操，卻是中國女性開始接受近代體育的一種寫照。

嚴格來講，近代女子體育是在清朝中葉由西方傳入，最早在西洋傳教士創辦的教會學校實施，不過，當時受教育的女學生相當有限，傳教士也沒有積極推動，女子體育只停留在遊戲和簡單的肢體活動上；直到1895年甲午戰敗後，才有較多人重視女子體育，特別是一群具有憂患意識的知識份子，他們為了恢復國人的信心，積極尋找中國衰敗的原因，並認為救亡圖存是全民的責任，而向來被忽略卻占半數人口的女性，也應該負起救國的責任。「強國保種」成為這時期女性挽救中華民族的藥方，但這帖藥方需要經過改造女性思想和強健身體，才能取得，於是知識分子提出要女性讀書、放足和做運動的主張。

要女性「做運動」不能只是一種口號，必須要切實、有效率的執行，但要在哪裡做運動？做些甚麼運動？為了進行有目的、有計畫以及集體、有秩序的運動，學堂成為發展女子體育的主要場所；由於近代西方體育是從體操訓練起步，學部便以「體操課」為課程名稱，又因為受西方軍國民教育的影響，列出「尚武」的教育宗旨，並模仿日本，進行「尚武」的體操教學。雖然女校學生不被要求做軍操，但從清末民初留下的照片或漫畫中，看到不少女校從事充滿陽剛氣息的徒手操、器械操、兵操和大行進的體操表演。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軍國主義已不合乎新教育的潮流，學校教育由模仿日本，轉變為模仿美國，體操課也改為體育課；1920年代之後，僵化的軍事體操很少出現在校園裡，田徑、球類運動和普通體操成為體育課的主要內容。

不過，尚武體育所蘊含的民族主義，並沒有因此消逝，反而隨著踵繼而來的內憂外患，更加壯闊，從五四、北伐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，民眾的愛國情緒達到沸點，國民政府也藉此推動民族主義運動，民族思潮衝擊著整個社會。在到處洋溢著救國的呼聲下，出現了「體育救國」這個口號，「體育救國」其實是承襲「保國強種」的概念，同樣呼籲民眾以強健的身體挽救中國，只是不強調軍操，著眼於各種不同的體能運動。由於有越來越多的女性走進學校、踏入社會，國家比以往更倚重她們，「體育救國」更是女性不能規避的責任。特別是運動員參加國內大型運動會或代表中華隊出席國際運動會，被認為是為國爭光，給予極大的期待。

毋可否認的，近代中國的女子體育是站在救亡圖存的宏大國家論述下出發，但不是每一個人的生命和生活，都願意和國家或者應該和國家勾連，「強國保種」或「體育救國」的口號可以不斷吶喊或複製，



1931年上海市第二屆運動會中女運動員跳欄和起跑的場景



1913年蘇州竹蔭女學校的兵式體操

卻還是有鬆動空間。因為鼓吹女子體育的言論固然深受國族主義影響，來自西方的「健康美」(Healthy and Beauty) 觀念也被廣泛傳播，這種跳脫泛政治化的運動語言，深受報刊媒體、電影工業、商品廣告的青睞，經過它們的包裝和宣傳，「健康美」深入女性生活，甚至是一種時髦的象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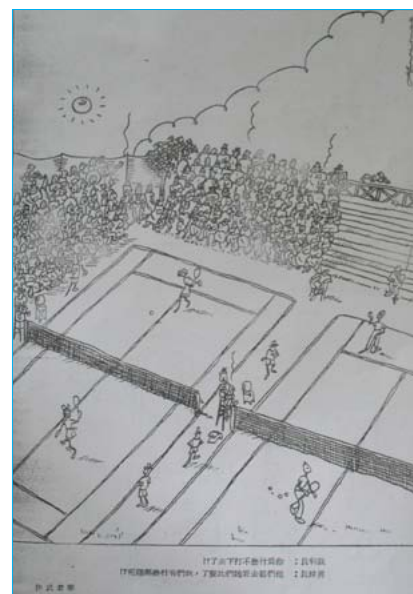
在「體育救國」和「健康美」的宣導下，女學生是如何看待體能運動？而經過身體鍛鍊的女學生又有何種改變？透過校刊、問卷調查和女學生的作文、書信、日記、回憶錄或傳記，我發現有不少女學生熱衷體育，有人為自己安排運動，把運動融入日常生活，有人則透過自治組織倡導運動、組織球隊，安排各種體育活動或運動競賽；甚至積極爭取運動設施，參與建設的工程；但厭惡體育課的女學生也不在少數。儘管如此，體育已經成為女學生必修的課程，體育訓練讓女學生的身體運動跨出了一大步，在校園或各種運動會中，到處可以看到她們跑、跳、投擲、翻滾的動作。更大的突破是在 1930 年代，這時期，不管是區域運動會、全國運動會、遠東運動會或奧林匹克運動會，都陸續開放女運動選手參賽，雖然能參加這些運動競賽的女性，只是少數的運動菁英，但從她們身上，可以看到女性運動身體的驚人變化。

當女運動員不斷超越自我、挑戰男性的同時，社會各界也幫她們撼動以男性為中心社會價值，除了來自學校的各種禮遇之外，在華東舉行的地方運動會和全國運動會中，運動員的出場順序、受獎先後乃至宿舍的安排，經常是女性優先；而傑出的女運動員或女球隊，還受邀到各地表演，甚至出國演出，享有許多男運動員沒有的「特權」。無疑的，這些特殊待遇都是為了倡導女子體育，更明白的說，是為了女運動員能替學校、地方、國家爭光；也不能否認的，是因為女子運動的倡導，讓她們在開創自主空間時，比起其他女性更加游刃有餘。

運動會是展示體育教學成果的場所，透過運動員的表演或競賽，社會大眾才能看到體育的發展，不僅體育界人士重視這些活動，媒體、社會大眾也爭相觀賞，而極少在眾目睽睽下展現肢體運動的女學生，更是受到矚目，因此，她們的演出總是吸引大批人潮。華君武的漫畫〈網球賽〉，呈現有趣鏡頭，從畫面中，我們看到男子的賽場，空蕩無人，而女子賽場卻萬頭鑽動，畫的底下有兩行字，裁判員問道：「你為甚麼不打下去了？！」、男球員回答：「他們都去看她們比賽了，我們有甚麼興趣呢？！」這段幽默的對白，充分掌握當時觀眾對觀看女選手比賽的盎然興趣。

至於社會大眾、傳媒是怎麼看女子體育或女子運動競賽？這些答案大都可以在當時的校刊、報紙刊物、商業廣告、電影宣傳、圖像資料找到，因為每當有運動比賽時，體育專家或專欄評論家就會撰寫專文，品評女運動員的表現；報刊記者則不但大幅報導競賽過程或比賽結果，為了增加銷路，還竭盡所能地揭露女運動員在運動場內、外的花邊新聞，即連運動場邊觀眾的觀看行為或對話，都不曾遺漏。至於商業廣告與藝術文化，也以不同方式表達它們對女子運動的反應，例如，商業廣告把「強國強種」、「健美」、「運動」等時尚語言帶入廣告中，並附上運動女性的圖像；漫畫家藉由畫筆，將形形色色的女性運動畫面傳遞給讀者；電影公司則投入運動影片的製作，許多片名都冠上「健美」這個流行語彙。

由於社會大眾對女性運動的期待不一，而觀眾又良莠不齊，女運動員的形象有如萬花筒般的繽紛多采。「尚武」和「健康美」經常被用來形容女子運動，但在「健康美」這個名詞被過度操弄的 1930 年代，往往混淆了健美形象的正當性，例如標榜「健美」的教育影片，被影評人指為充滿「色相」、「肉感」，無法呈現健美的真諦。而曾經在第五屆全國運動會中獲得游泳冠軍的楊秀瓊，她的亮麗外表比游泳成績，更受到注意，在許多人眼中，楊秀瓊只是風情萬種的女人，扭曲了運動論述中的女性形象。因此，當女運動員成為消費工具、性慾對象時，她們的運動表現，似無法和體育救國畫上等號。



華君武〈網球賽〉

除了女學生是近代體育鍛鍊的對象之外，隨著各界對女子運動的推廣，一般女性也開始運動。以騎腳踏車為例，腳踏車在清末傳入中國之後，不但女校運動會有自行車表演，大城市的街道上，也出現騎車的男、女百性。最有意思的是〈婦女研究體操〉這幅漫畫，據《北京白話圖畫日報》報社表示，有天該社的訪客，在北京的西直門大藥局前，聽到兩名旗人婦女大談體操步伐，接著兩人就當街練起開步走，於是該社依照訪客的描述，畫下了這個有趣的景象。到底有多少女性做運動？這是無法回答的問題；但一般女性運動的目的其實相當多面，就當時論者分析，有人是爲了健康、有人則是湊熱鬧、追求時髦，還有人是到運動場尋找異性。



〈婦女研究體操〉

總之，以性別與多元文化處理與女性身體改造有關的體育歷史時，能看到西方體育帶來的新觀念、新行爲，如何在公眾輿論、學校教育、學生生活、運動競賽、觀眾反映、大眾傳媒和視覺文化等層面產生意義，這其中呈現的複雜現象，讓女子體育的意涵有很大伸縮性，也不會使體育研究只框限在泛國家化的體育論述中。

參考文獻：

游鑑明，2008年8月，《近代中國女子的運動圖像：1937年前的歷史照片和漫畫》，197頁。臺北：博雅書屋有限公司。

游鑑明，2009年8月，《運動場內外：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(1895-1937)》，431頁。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。